

飞龙全传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回.....  | ( ) |
| 第四十一回..... | ( ) |
| 第四十二回..... | ( ) |
| 第四十三回..... | ( ) |
| 第四十四回..... | ( ) |
| 第四十五回..... | ( ) |
| 第四十六回..... | ( ) |
| 第四十七回..... | ( ) |
| 第四十八回..... | ( ) |
| 第四十九回..... | ( ) |
| 第五十回.....  | ( ) |
| 第五十一回..... | ( ) |
| 第五十二回..... | ( ) |
| 第五十三回..... | ( ) |
| 第五十四回..... | ( ) |
| 第五十五回..... | ( ) |
| 第五十六回..... | ( )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十七回····· | ( ) |
| 第五十八回····· | ( ) |
| 第五十九回····· | ( ) |
| 第六十回·····  | ( ) |

## 第四十回 郑子明恼打园公 陶三春挥拳服汉

诗曰：

时值梧风送晚凉，熏蒸犹是湿衣裳。

清泉未解行人体，偏使流殃顷刻尝。

又曰：

未得清流趣，先将瓜果尝。

径情无款曲，何徒怪强梁。

话说郑恩因天气尚热，一心想浴。不道问路寻河，被人哄骗，却指引到那树林去处，空走了十余里路，连水影儿也不见一些。自知被人所欺，正欲回身而走，忽见那庄后露出一园。园门开处，见里面满地瓜实大小不均，心中欢喜道：“乐子虽不得洗澡，且把这瓜儿吃他几个再处。”想定主意，不管有人没人，闯将进去，就往那茂密之处，拣了一个绝大的西瓜随身坐在地上，把瓜只一拳，打成三四块，递到口便吃。古云：渴不择饮。郑恩已是走得热极，又见了这样妙物，又甜又凉，可口生津，吃下肚去，连脏腑也是清爽，如何不喜。当时吃了一个，又摘一个，把来打开，才待上口，忽听呀的一声，走进一个人来，把园门关闭。却是管园的园公，他往镇上去买办鱼肉等物，买了回来，进园关好了门。回展身走，正见有个黑汉，坐在地上吃瓜。心中发恼，走上前来喝声：“黑贼！你是那里来的，擅敢闯进园来偷取瓜吃？”郑恩见他来问，把瓜放在一边，笑嘻嘻的答道：“乐子走得渴了，因见你们的瓜生得中意，故在这里吃这几个。直

得甚么，你便这等小气！”那园公道：“好黑贼！别人家辛苦多时，成功了这园好瓜，正待货卖；你这黑贼却来现成受用。你偷吃，便道生得中意；我们自己种下的，倒不中意？”郑恩道：“你这等说，乐子便不吃了。”园公道：“也罢！你既吃了我瓜，老实给还了钱，我便放你出去。”郑恩道：“这却难哩！乐子又没有带钱，那里得给你？只算你做个东，请了乐子罢。”那园公听了郑恩说的“老子”，便啐了一声：“谁是你的老子？你老子从来不肯请人的！你偷吃了瓜，休说这梦话。还了钱便罢，若不还时，我有本事请出一个人来，把你这贼吊打了三百，还要剥你的狗皮抵瓜钱。”郑恩听了，心头火发，大骂：“驴球入的，乐子吃了几个瓜，你们便要吊打，剥乐子的皮。若乐子讨了你们女娃娃的便宜，你待怎的？”一面说话，一面立起身来，照着园公一掌，打了个倒栽葱。那园公跌得昏天黑地，扒将起来，手里的鱼肉多累了泥。他把郑恩狠狠的看了一眼，竟往里面跑去了。郑恩不去理他，仍然坐下把瓜来吃。

原来这庄有名的称为陶家庄。庄上的员外，名唤陶尚仁，为人极是忠厚。所生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长子名唤陶龙，次子名叫陶虎，女儿名为三春。那员外安人都已去世，剩下陶龙兄妹三人，一同过日。广有田园，丰于积贮。这瓜园也是他的，算得是个富厚之家。

这日，陶家弟兄俱不在家，只有这位小姐在庄内。从来的小姐都生得如花似玉，性格温柔，绣口锦心，甲于远近。即或容颜不能美丽，而举止之间，自有一段兰质飘香之趣。独有这位小姐，另有稀奇，不同庸众。说他的美貌，实是娇羞；道他的身材，果然袅娜。看官不信，请看在下的赞词，

便见果否：

貌，怪。形容，丑态。青丝发，金线盖。黑肉丰颐，横生孤拐。膂力举千斤，铁汉都惊骇。金莲掷地成声，错听舫船过海。家中稍有不顺心，打得零星飞一派。

这小姐生得如此姿容，更且身粗力大。不必论他别件，只说他两条膀臂犹如兵器一般，恁他勇猛的人，也不敢近他的身。自小最好武艺，爱看兵书，十八般武器件件皆能，跑马射箭只当玩耍。家中的庄丁使女，略有不遵使令，只消抓住了一把，捏得人痛叫连天，正不知他有多少力气。远近村庄闻了他名，真的头脑儿都痛。因此背地里送他一个隐号，叫做“母大虫”。就是他两位哥哥，也敬之如神，并不敢违拗他心性。这小姐按上界地魔星临凡，奉玉帝金旨，叫他扶助真主开基创业，扫灭群雄。后来赵太祖三下南唐，在于寿州被困，陶三春挂印为帅，领兵下江南解围救驾。在双钻山收了刘金定，二龙山活擒元帅宋继秩，刀劈泗水王楚豹，有这许多功劳。目下年当一十八岁，乃是金霞圣母门徒，且又算命打卦都说他有王妃之福，因此哥嫂更加爱惜。

这时，三春小姐正在房中观看兵书，只见丫环来报，说是瓜园里来了一个黑大汉，在那里偷取瓜吃，把园公打坏了。现在外面，请小姐出去。三春听了此言，心中大怒。吩咐传叫庄丁，预备绳索，跟我到园中去拿捉偷瓜狗贼。即时站起身来，迈步出房，带了一众丫环，竟往瓜园而来。

只见那园公正在外面等候，见了小姐，便诉说道：“姑娘！当不得这个偷瓜的黑汉力大无穷，他在那里偷吃，我说得几句，他就一掌，险些儿跌个没命。喏，脸上兀是这般青

肿！姑娘出去，务要仔细，不要失手与他才好。”三春喝声：“奴才！没用罢了，还要多说。”那园公不敢言语，让小姐过去了，跟随在后。

三春来至园门首，抬头看去，果见一个黑大汉坐在地上，如狼餐虎咽一般在那里吃瓜。三春道：“你们且莫跟来，都在这里伺候；待我拿住了他，你们来扛。切不可声张，被他走了。”那些庄丁使女一齐立住了脚，在门里等候。当时三春把头上乌绫帕紧了紧，把裙子整个结实，卷起袖儿，缓步进了园门，望郑恩坐处而来。

那郑恩因把园公一掌打走了，放心乐意，坐在地上尽量而啖。况是天气尚热，食肠又大，越吃越有滋味。约有五六个大瓜埋在肚里，此时尚在吃得高兴。猛抬头见了这个女子走来，心下想道：“看这女娃娃走来，与乐子做甚？咱且莫去管他。”此乃郑恩自恃力大，藐视三春是个女子，不作提防。且见三春又走得消停，不像与他对付的模样，所以郑恩只顾吃瓜，不去理他。这便是郑恩吃亏之处。那知陶三春远远见了，暗骂一声：“黑贼！怎敢藐视于我？我若不把你打烂了，也不敢姓陶。”那些庄丁使女都在园门后，探头探脑的张看。当有那个被打的园公，悄悄叫道：“腊梅姐，这个偷瓜的贼不知他有多少力气，两只手扯开，就像笊箕一般。把我这一掌，犹如打了一杠子的相似，恁般疼痛。我家姑娘要去拿他，若被他愣头的几拳，只怕也要叫屈哩！”旁有春香接口道：“不相干，你可记得旧年么？我家的这个碾盘子有七八百斤重，被雨落淋坍了碾台子，重新要砌，五六个人抬也抬不动，却被姑娘提了上去。这样重的不费气力，何况这个黑汉。”腊梅道：“他整日里只说我们没用，道是没有沾

着就要浪叫。他不说自己的手重，只说别人挨不得打。今日遇着主儿，叫这黑大汉打他几下子也好！”说罢，众人都掩口的笑。

说话之间，三春走到郑恩面前，把手一指道：“你这黑汉好没分晓！人家费钱赔力种下的瓜，你不问生熟，倚仗强梁，进来白吃，还要打人，是何道理？”郑恩身也不动，睁着两只雌雄眼，瞧定了三春，说道：“女娃，你在这里说乐子么？”三春听了，恼触心怀，双眉一皱，二目圆睁，喝道：“黑贼！你因天热，偷瓜也便可恕；打了园公，亦还饶得；绝不该大胆胡言，欺负于我，你要做谁的老子？”右脚往前，只迈上一步，伸手过来抓住了郑恩，在前只一提——这小姐果是利害，两条臂膊，好似牛筋裹了铁尺。这一提，又往下一按，早把郑恩跌了个扑势，背朝天，脸着地，鼻孔嘴脸都印了泥。三春左手按住了郑恩，右手举拳向他背梁上一连几下，打得郑恩火星直冒。那些庄丁使女，看见三春已把黑汉按倒，一齐上前说道：“姑娘，着实按住，不要被他走了。”郑恩只因不曾提防，被他按倒，打了几下，心中发急。欲要挣扎起来，无奈背上好似一堵城墙压住了，再挣也挣不起，只把两手向地上乱扒。一众庄丁喊道：“黑大汉，你不要只管扒；扒深了坑就埋你下去，把你烂了做灌瓜的肥壅哩！”又说：“姑娘，他不知你的利害，有心再打他几下，叫他知道，下次不敢再来放野。”三春抡起拳头，又是几下，打得郑恩怪叫不止，道：“乐子吃了亏！”三春恼的这一句，喝道：“好黑贼！还敢胡说，你是谁的老子？”那园公要报打他之仇，便接口说道：“姑娘！他讨的便宜，要做你的老子。”三春大怒，提着拳头，一连又是十数下。打得郑恩痛苦难



忍，叫号连天。园公嘻着嘴笑道：“黑贼！你原来也遇着上风了。你倚仗自己力大，欺我没用；谁知也被我家姑娘打了。黑贼啊！这叫做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恶人还被恶人磨。”三春听说，骂一声：“该死的奴才！谁许你多讲，还不走开。”园公听了，往后退去。三春便叫一众庄丁，把绳索过来捆了。那庄丁拿过两条索子，正要上前动手，三春喝声：“放着！”自己依然按住，叫那几个使女拢来，一齐伏事；登时把郑恩四马攒蹄，捆得十分坚固。三春分付庄丁：“与我抬到前厅去。”

庄丁不敢怠慢，拿了一条扁担，穿了绳索，一头一个，扛了就走。三春带了使女人等，一齐簇拥在后，都到前厅，将郑恩放在廊檐下。郑恩一堆儿横在地上，睁开雌雄眼往厅上瞧去，只见陶三春独坐中厅，两边立着几个丫环，阶下立些庄客。将三春细看，实是怕人。但见：

乌绫帕束黄丝发，圆眼粗眉翻嘴唇。

脸上横生孤拐肉，容颜黑漆长青筋。

陶三春这副容颜，越瞧越怕，与那庙中塑的罗刹女也不差上下。郑恩方才追悔：“乐子错了！咱只把他当做个女娃娃，谁知这驴球入的，倒有偌大的力气。乐子一时不防，被他按倒在地，打了这一顿还不肯放，又把乐子捆在这里。明日若使二哥知道，怎么见人？”郑恩从来不曾吃过这样大亏，那手脚上的绳子只往肉里钻。欲待出言骂他几句，又怕他的拳头利害，白被他打；欲要哀求讨饶，做好汉的人，如何肯伏输，灭了锐气。没奈何，只得说道：“女娃娃，乐子吃了这几个瓜，该要几贯钱？乐子去拿来赔罢！”三春大喝道：“好黑贼！还敢胡言，与我掌嘴。”这一声喝，郑恩再不敢言

语。三春暗想：“这贼出言不逊，其情可恼，理该打他一顿棍子，放了他去。只是可笑我哥嫂，常常说我不守闺门，无事寻非，动手打人，这般冤屈我。如今若放了他去，嫂嫂必定轻言重告，说我生事打人了。不如把这贼捆在这里，且等我两位哥哥回来，恁他发落，也见得不是虚情。”想罢，立起身来，分付庄丁用心看守，等你大爷二爷回来发落。说毕，带了丫环自回房中去了。

且说郑恩见陶三春走了进去，心里暗暗的骂道：“这驴球入的女娃娃，把乐子捆在这里，还不肯放，要等什么哥子来。乐子也算是个好汉，关西一带地方也有个名儿。自从在十八湾头救了二哥，孟家庄上降了妖怪，大江的风浪经过了多遭，如今倒在死水里翻了船，败在这阴人的手里，辱没了乐子的声名。乐子若出了他门，管取把这狗贼杀尽，方才报得此仇。”正是：

虽然吃下眼前亏，他日风光谁得归？

不说郑恩在陶家庄受亏。且说匡胤见日色西沉，不见郑恩回来，心下着忙，叫声：“列位贤弟，你们的三哥往那里去洗澡？这会儿还不见回来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张光远道：“他既然欢喜洗澡，必定还在那里浮水哩，有什么原故。”匡胤道：“他虽然略知水性，但贪心过度，一时卤莽，或者淹倒水中，事未可定。”罗彦威道：“这倒论不得。”那郑恩乃是匡胤患难弟兄，怎不记念。便对张、罗二人道：“贤弟，可同愚兄往彼一看。”二人允诺，便与匡胤一同上马，望了郑恩去路而走。

行过多里，并不见有河水，也不见有郑恩的形儿。匡胤心里发急，遍体汗流，策马又望前行。忽听得那首田中，这

些收割的人在那里说话，道：“老哥，也算这黑汉造化低，吃了这大亏。”匡胤听这话头，有些音响，就把马带住了。张光远问道：“兄长为何不行？”匡胤道：“你不听见么？”二人会意，便不复问。只见那一个问道：“这黑汉晓得他那里人？不知为甚的惹了他？”这人答道：“看这黑汉，像山西人，说得一口的西话。人材也生得高大，力气也来得勇猛。只因闯进园去，偷吃了瓜，园公说了他几句；这黑大汉动手就是一掌，打得园公扒了半日。那小姐出来，不知怎么的就把黑大汉按倒在地，打了一顿，还不肯放，至今捆着在那里哩！”那人听了不信，道：“只怕没有此事，你今日又没有到他家里去，怎知他又去打人？有这许多备细，你莫不是乱说，妆他威势么！”这人道：“不然我也不知，只因方才回家去，遇见了他家的庄客，他对我说了，所以得知。”那匡胤细细听了，心下已是明白，暗骂一声：“黑贼！贪了嘴，便把身躯像了个梆子儿——只离了我，便去挨人的打。不知这小姐怎样一个人儿？住在那里？何等样人家？我且问他一个的确，再作道理。”遂叫声：“朋友，借问一声：这位小姐是谁家女儿？住居何处？”那农夫抬头，见那匡胤生得异相非凡，行伍打扮；张、罗二人，也是轩昂武毅，不敢轻慢，说道：“三位爷，不像我们这里人。”匡胤道：“我住东京。”农夫道：“爷们，既住东京，问这小姐有甚缘故？”匡胤道：“我有一个朋友，是山西人，生得黑面长身，因无事出来游玩，不见回来。方才听朋友说什么小姐拿住了一个黑大汉，故此动问。望朋友说明住处，好去寻他。”那农夫答道：“要去寻他，也是不难。离此东北上，那林子里过去，就是他家的庄子。这小姐姓陶，闺名三春。父母都已亡过，只有两个

哥哥，一个叫陶龙，一个叫陶虎，家中尽好过日。这小姐今当一十八岁，未曾受聘。他虽然是个女儿，却是与众不同。”匡胤道：“怎见得他不同于众？”那农夫道：“他喜的是弓马，爱的是刀枪，打的是好汉。两个哥哥也不敢管他，故此庄里人与他起个号儿，叫做‘母大虫’。远近的人都是闻名丧胆的。爷们若去见他，只可软求，不宜硬讲。”匡胤道：“因甚硬讲不得？”农夫道：“爷们不知，这小姐力气又大，见识又高；若有人触怒了他，总没有半点儿便宜入手，因此没人敢去撩拨他。爷们此去，也不必见他，只和他两个哥哥理说，自有好处。他的哥哥最有理信，从来不曾得罪于人。爷们与他说话，包管救得朋友了。”

匡胤起先听他说陶三春把郑恩打了一顿，还捆着不放，心中已是火发，就要问明住处，恨不得一步跨进他家，将这小姐一劈两半，方泄心头之气；后来听了他两个哥哥知得道理，是个好人，便把怒气消了。把手一拱道：“朋友，承教了！”遂与张、罗二人，各催坐骑，往东北里陶家庄上而来。有分叫：化怒成欢，破凶为吉。正是：

暗里丝罗曾系足，明中肝胆自知心。

毕竟匡胤此去可能见得陶三春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一回 苗训断数决鱼龙 太祖怜才作媒妁

词曰：

尘寰寄迹如朝槿，名利机关，不许人侥幸。富贵荣华惟命定，皇宫金盒终难赠。闲将休咎凭谁问，幸有神仙，好把前程论。于今曾遇王公覲，愿效联情昏媾顺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话说赵匡胤见郑恩洗澡不回，心怀疑虑，遂与张、罗二人，坐马跟寻。于路听得农夫之言，访问了姓名住居，遂对张、罗二人道：“二位贤弟，愚兄走遍关西，公大王曾遇过了许多，惟有这母大虫从来不曾遇见。想陶家的女儿，年幼无知，敢把我兄弟拿住。我今务要会他一会，凭他有多大本领，若遇了我赵匡胤，只怕也支持不来。”张、罗二人道：“兄长不可造次，自古道：‘好汉天下有好汉，英雄背后有英雄。’此去倘有疏虞，如何处置？”匡胤道：“不妨，二位贤弟何必多虑，凭那女儿铜胎铁骨，我必搅乱乾坤，致命与他相并一遭。若不能伏他，誓不为人。”二人见说不住，只得同着匡胤而走不提。

且说那陶龙、陶虎，只因永宁集上来了一位道人，就是苗光义，在那关圣庙中开设命馆，吉凶祸福，推断如神，因此弟兄二人，都要去问问休咎。这日早起，整顿衣冠，乘坐骏马，带了家僮，到那集上，至庙前下马。入的庙来，只见东廊下两旁柱子上，贴着一副对联，写着道：

能知埋名宰相，善识未遇英雄。

廊檐下挂着一面招牌，有许多诗句写在上面。弟兄二人细细的看，只见写着：

不必长安访邵子，何须西蜀询君平。

缘深今日来相会，道吉言凶不顺情。

机藏休咎荣枯事，理断穷通寿夭根。

任你紫袍金带容，也须下马问前程。

陶龙道：“兄弟，你看他夸这大话，说来高傲之极，不知他胸中才学何如？我和你进去叫他推算，便见他的深浅了。”

陶虎道：“哥哥说得有理。”两个缓步进了东廊，来至馆里。只见上面坐着一位道人，果是仙风道骨，与凡俗不同。但见他：

头戴九梁巾，身穿水合袍。腰系丝绦，足登麻履。  
面如满月，目若朗星。飘然超世之姿容，允矣神仙之气概。

当下弟兄两个与苗光义叙礼已毕，分宾主而坐。陶龙开言说道：“久慕仙长推算如神，愚弟兄特来请教。望仙长不吝指示，直言是幸。”苗光义道：“贫道据理推星，直谈无谬。请二位尊造一观。”陶龙便将两个八字写来递与光义。光义把来排在桌上，先排四柱，后看五星；远推一世之荣枯，近决流年之凶吉。查了半晌，对二人说道：“乾造二位，足美垣篱；所嫌椿萱早背，年幼当权；喜得妻宫贤淑，诸老遗芳。但子息艰难，未许承欢膝下；寿元绵永，可庆颐彭。最妙时上坐了贵人，后来必得贵人提携。况贫道细看尊相，满面红光，眼前就有一桩喜事。尊驾可报个时辰，待贫道再为推算，看命中贵人在于何时发动？陶龙随口报了辰时。光义默想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尊驾可再报个时辰。”陶龙又报了个寅

时。光义复又配合五行，搜求玄理，说道：“寅属虎，在东北方艮位；艮为山，山藏云水。辰属龙，在东南方巽地；巽为风，虎啸生风。木上生机，金水互济，乃龙虎风云之兆。主今日酉时，有四位大贵人与二位相遇。尊驾速宜回府，迎接贵人，不可错过。日后功名富贵，只在一位红面长须的身上。二位须当紧记，不必延迟，恕贫道不送了。”弟兄二人听了，是信不信，只得送了命金，辞别出门，上马纵辔而回。

陶龙在马上叫声：“贤弟，我想苗光义命相，人人道他阴阳有准；今日看来，多是胡言乱话。说甚满面红光，主有喜事临门。又说酉时当遇贵人，富贵只在红面长须身上。这些言语，无非骗人而已，何足取信。”陶虎道：“兄长，何必认真，人生境遇，通在八字中造定的，痴心妄想，终是无益。不过顺理而行，凭天发付是了。”陶龙道：“贤弟之言大是有理。”

两个说话之间，驱马行来，日已垂西。已至庄上，抬头看时，只见村上有三匹马。陶龙留心观看，见马上的三个人，都是人物轩昂，品宇巍峨。中间一人，分外比二人高大，蚕眉凤目，面若胭脂。把陶龙惊得摇头吐舌，叫声：“贤弟，苗光义的阴阳却是准也！你看这个骑红马的，与他说的不差分毫么！”陶虎道：“兄长，据我看来，他人物穿戴，以及鞍马，均不同人，决不是个等闲之士。为今之计，我们也不要管他是否，且邀到家去，好歹款待了他，再问他家世，别作道理。”陶龙点头称善。

两个一齐下马，来至匡胤马前问道：“三位贵客，从何处来？请到敝庄献茶。”此时匡胤正在伫马徬徨。见那二人

来问，就在马上答道：“二位尊姓大名，府居何处？与在下素未相交，承蒙见招，有何贵干？”陶龙道：“乡民乃是陶龙，舍弟陶虎，村居就在这庄上。暂屈尊驾一叙，别无他故。”匡胤听他说是陶龙、陶虎，心中欢喜，想：“人言陶氏弟兄良善，知理通情，果然话不虚传。我且到他家去，探听三弟消息真假何如？”遂说道：“多承厚意，只是相扰不当。”陶龙道：“草舍茅居，有辱贵体。”弟兄二人步行，当前引路；匡胤三人策马随行。陶家的家僮，牵了主人的马匹，在后跟随，一齐进了庄子。

至庄门前，匡胤三人下了马，彼此谦逊，移步进门。匡胤留心观看，早已见了郑恩被麻绳捆缚，闭着两眼，躺在廊下。匡胤暗笑：“这黑厮性喜招灾，今日也遇了主顾，叫他受些磨难，也得敛迹些儿。”遂望了张、罗二人丢着眼色，教他且莫说破，等他再挨些痛苦，然后救他。五人齐至厅上，叙礼已了，分宾坐下。陶龙请问匡胤姓名，匡胤将自己姓氏乡贯，并张、罗二人姓名，一一说了。陶龙听了大喜，道：“原来三位都是贵公子，乡民不识，致多失礼。”须臾安僮送出茶来，宾主用毕，陶龙分付快备酒席，款待佳宾。

当时厅上叙话，郑恩在廊下已是听得。闪开双眼往上一张，见是匡胤三人，只不认得陶氏弟兄。郑恩想道：“原来二哥与他有亲的；不知与这女娃娃甚么称呼？他既到这里，怎么只管讲话，不来救乐子呢？想他还没有瞧见。”欲待开言叫他，觉得羞口难开；欲待不叫，这浑身绑缚，疼痛难忍。仔细思量，免不得要开口了。又见匡胤与张、罗二弟，同着别人坐在厅上，谈笑自如，这胆子就放大了。遂把好汉的威风妆作出来，便后口骂道：“你这驴球入的，不论好歹，



把乐子捆在这里；乐子若脱了身，管叫你们的性命，一个个不活，才见乐子的手段哩！”那陶龙听了嚷骂之声，一举眼，见那廊下捆着一个黑汉在地，便问庄丁道：“这廊下捆的是何人？”庄丁告道：“这厮是偷瓜贼，被小姐拿住，叫我们捆在这里，等大爷回来发落。”陶龙听了，把头摇了两摇，说道：“吾几次劝他，兀是拗着这等性儿。这火块般天气，他吃了几个瓜，也值得甚么？毕竟将他拿住！”庄丁道：“只因他打了园公，所以小姐将他拿住的。”陶龙道：“多事，多事！你等快与我扛去，莫要惊动了贵人。”庄丁奉命，不敢怠慢，就至廊下，将郑恩扛了就走。

郑恩方才着急，高声喊道：“二哥见么？是咱乐子！乐子！”匡胤听唤，便走下来叫声：“兄弟，谁把你捆在这里？”郑恩着：“是个女娃娃驴球入的，把乐子捆在这里。”匡胤道：“兄弟，你是个大汉，这么反被女子所擒，我却不信。”郑恩道：“二哥，你没有试着这女娃娃的利害哩！”匡胤道：“这女子怎的利害？”郑恩道：“说起来了不得！他一动手把乐子按倒在地，再扒也扒不起来，故被他拿了。”匡胤听了，假意不信，连把头摇，只是与他顾问，不肯放他。那陶龙见此光景，听了匡胤与他兄弟相称，谅着不是匪人窃贼，遂上前来，叫声：“公子，这位莫非贵友么？”匡胤道：“此是在下义弟，不知因甚捆在此间？”陶龙听说，即忙亲来解缚，延至中厅，陪着笑脸卑躬请罪，道：“舍妹愚拙，年幼无知，一时冒犯虎威，望乞宽恕！”郑恩羞得满面绛色，半句话也说不出。又是匡胤在旁代他解说。

当时摆上了酒筵，请匡胤四人上坐，弟兄二人下位相陪。酬酢之间，匡胤开言问道：“二位双亲可在？上下还有